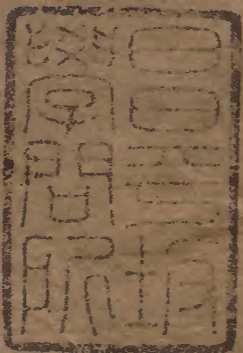


文献通考

三百四十一之三音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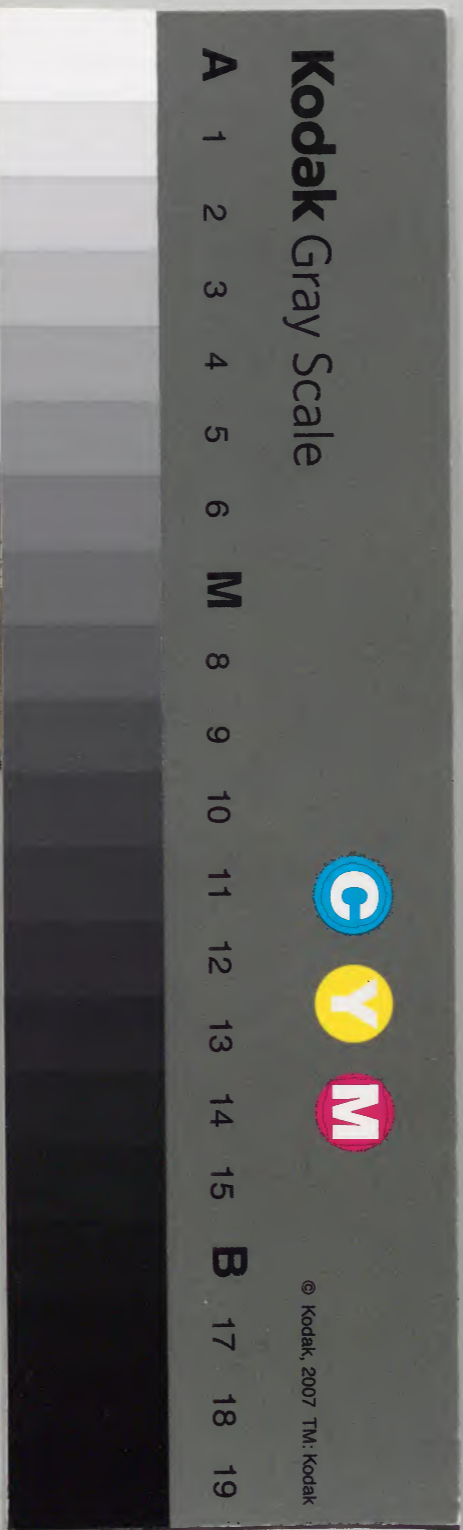
癸元



一〇〇	一五六八	漢書門
冊	函	類

元	二	漢
年	五	書
函	六	
一	八	
十	八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8
冊數	100 (99)
函號	29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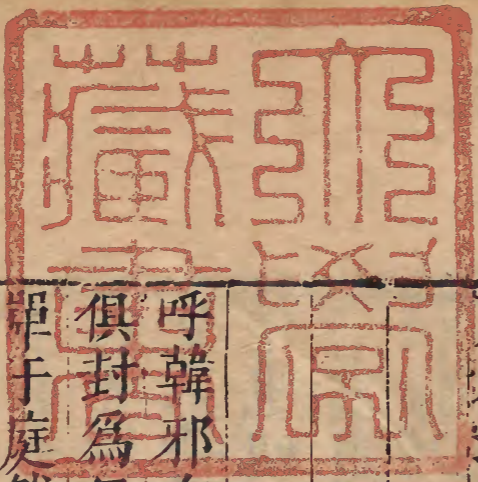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一

淺草文庫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四裔考 匈奴



呼韓邪左大將烏厲屈等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漢
俱封為侯時李陵子立烏籍都尉為單于呼韓邪捕斬之復都
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後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
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其
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
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
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
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
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

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後以服後於人爲下以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鬪不在兄則在弟雖死子孫猶有威名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在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亾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誅婁渠堂入侍邳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歿五原塞款門願朝三年正月會正旦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過之荀勇爲發兵陳列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於道以爲寵衛也在諸侯王上替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繡綬

給古吳字英草名也以辰 玉具劍 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也

佩刀弓一張矢四發發十棨戟十棨戟有衣之安車一乘鞍勒

一具馬十五疋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一襲猶

今人言一 副衣服也 錦綉綺縠雜帛八千疋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

于先行宿長平長平涇水上坂也自上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

于母謁不令拜也其左右當尸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

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

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徐自爲所築者也有急保

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

六千又發邊郡土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鷄鹿塞詔忠等留

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

足歲邳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貢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

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
騎為送始郅支單于以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
衆西欲攻定右地因北擊烏揭西破堅昆北降丁零并三國數
遣兵擊烏孫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
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
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給之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
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潛殺吉其
後呼韓邪歸北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漢使者
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會康居數為烏孫所困
欲倚匈奴令兵取烏孫乃遣兵迎郅支郅支乃結兵西詣康居
其後都護甘延壽與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
韓邪且喜且懇上書言願謁見天子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
孫偕來擊臣故未得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復入

朝禮賜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官
良家子王嬀守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
至燉煌保守也自請保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
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
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衆寇侵邊境漢與尤被
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
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
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深開小道而行
避敵鈇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
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
谷往來差難遷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
罷邊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
匈奴得蒙全活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

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隨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
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
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
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激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
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
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
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而守之
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
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
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
則不可制八也越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
石木柴僵落豁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
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

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絕滅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
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
漢德也自稱漢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
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求保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
有詔勿議罷邊塞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子雕陶
莫臯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
侍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明年
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多於竟寧時復株
累單于立十年鴻嘉元年死弟且糜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遣
子左祝都韓王駒留斯侯入侍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
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遣子
右於涂仇禪王烏夷當入侍車牙單于立四年綏和元年死弟
囊智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

漢書卷九十九 匈奴傳第九十九 匈奴傳第九十九 匈奴傳第九十九

侍衣帝建平四年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
游來厭人游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自黃龍竟寧時單
于朝中國輒有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
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想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
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而後治戰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微為然
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
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夫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
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請引秦以明之以始皇之強蒙
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
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
譎之士石畫之臣石言破其眾卒其所以晚者世莫得而言也
天得而言謂自免之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廷議於是大臣
謂其事醜焉故不得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其季季文
權善遺之以權道為善

時匈奴侵燕北邊候騎
林門霸上以備之數月
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
虜不可見况單于之面
病操兵前後十餘年追
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
心於狼望之比哉以為
以忍百萬之師摧餓虎
也廬山匈奴至太始之
師二十萬騎征之故也
神爵之間匈奴內亂
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
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
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
乃罷暨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
眾徼擊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
乎其後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
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
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
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
之累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
初匈奴欲掠公主公王乃發五將之
狄不服中國上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
早于爭六呼韓邪切國歸化扶伏稱臣
為制也自止之欲朝者不拒不欲
其力怙氣難化以善易

大德皇帝

隸以惡隸謂附屬也其強難言其和難結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
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技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
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
相之壘探姑繒之壁在姑蘇西南夷也籍湯姐之場也音紫
朝鮮之旌拔兩越之旗近不逾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
巴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為
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番北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
輕也今單于歸義遠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
之遺冊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
之辭諫以無日之情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捐往辭
言單于歸義遠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
之辭諫以無日之情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捐往辭
不可論之不能焉得不為之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
聲誠先於未然即家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

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
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駁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
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
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
二三丈甲者文餘皆東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尖之
此向相似也在西域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寤而許之加賜錦
繡繒布名各有差他如河平時帝時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
胡來王唐堯為其去胡而來降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亡降
匈奴單于受之遣使上書言狀詔遣使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
當得受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
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者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
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
者勿受輒送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

匈奴
匈奴
匈奴

骨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心三復結妻子完安果世相繼
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
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受而受之谷單于遣使送
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問有詔不聽其不聽會四或諸國王斬以
示之乃造謠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
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相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
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函封與重書
而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宣帝所為約末封函還時王莽奏
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有曰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
漢必厚加賞單于從之上昔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
故名囊知牙斯今請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
賞賜焉王莽篡位遣五威將王駿等多賫金帛重遺單于諭曉
以受命代漢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

匈奴單于章單于以去璽加新與臣下無異願得故印駸摧碎
之單于無可奈何又多得遺賂乃遣使奉馬牛入謝單于始求
稅烏相養不許漢既領四條匈奴以故事而烏相稅烏相日奉
因寇掠其人民重以印文改易舉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
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似蘭支將
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但欽上書言匈奴
寇擊諸國莽大怒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蘭苞將兵萬
騎多賫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諸王欲以次拜之單于
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有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
孫何以得立是後匈奴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
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枯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
二部將率發都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
滿三十萬衆齎二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負追匈奴因分其地

百
年
又
之
上
三
百
七

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
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得上
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徐狁內侵至
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兵視戎狄之侵譬猶蠱毒之整歐
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齊糧深入
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
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
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處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
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北平饑饉西北
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
備計其道甲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
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
此一難也計一人三石糧用精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

自費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
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向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
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脯餽薪炭重不可勝餽金之大食糈
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且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
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
徐遁逃勢不能久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
銜尾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
縱先至者令臣左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戡虜諸率見到之莽
不聽於是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
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亾係獲
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
暴骨矣天鳳初烏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烏珠又請和邊遣
人造塞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歛歛弟留單于之弟名成君
莽遣歛弟颯使匈奴

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被繒帛罷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論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匈奴謂鞮自呼韓邪後見漢謚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莽怒又更名曰降奴服于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既立貪利賞賜遣使奉獻至長安莽欲云當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漢兵既誅莽更始二年漢遣陳遵等使匈奴授單于漢制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單于與驕謂遵等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轉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攻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亂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

始敗南匈奴醜落尸逐鞮單于比者呼韓邪之孫烏珠留若鞮之子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此季父孝單于與時以比為名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建武初彭龍反叛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共侵北邊六年始遣使通匈奴賂遺金帛以修舊好匈奴亦遣使來獻而單于驕倨自比冒頓光武方內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銳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山以東漢常山關今安遠縣也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兵郡數千人大築亭障修烽火匈奴入寇尤深二十一年遂至五當今上黨平定縣地扶風今扶風平陽天水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今中山平山殺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二十二年比從人弟薁奴立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

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藉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

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太守今銀川

化西河之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

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今九原

永為蕃蔽扞禦北虜光武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

十二月癸丑北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

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蕃稱臣

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北單于蒲奴也二十

也二十四年八部大人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等使南單于

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延使者使者曰單于當拜

伏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拜伏詔臣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

誠慙左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郴等反命詔聽南單于入

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文馬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輿轡左賢

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北庭三百里共

立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

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

賜單于冠帶衣裳璽綬車與馬金帛樂器甲兵飲食什器又轉

河東米糲牛羊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

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勳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

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

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

者將送賜金帛大官御食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公蠡王骨都侯

有功善者繒絮各萬疋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

月五月九月戌日祭天神南單于既日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

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

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曰逐王次左右温禺鞮

四角次左右温禺鞮

王次左右漸將三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弟當為單于者也
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戶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五渠當
諸官號各以權立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次弟焉單于姓虛
邊題前書曰單于姓虛觀氏其國稱之曰孫利與此不同異姓有呼衍
氏須上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
氏為左蘭氏須上氏為右主斷決聽訟當決懸重口白單于無
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
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
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柳及副校尉王都留西
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威將騎二千弛刑
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綠
邊八郡南單于既死西河亦置諸部王助焉扞戍使韓氏骨都
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

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
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值羅耳目猶探候也北單于皇恐頗還所略漢
人以不善意鈇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白擊亡虜與
鞞日逐耳非敢犯遠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請武威求
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
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善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
臣恐南單于將有貳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
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
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
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
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
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教之和親又遠驅牛
馬與漢合市重遺名王多所貢獻皆外示富強以相欺也

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惟念然今既未獲
助爾則亦不宜絕北羅麻之義禮無謂可類亦賞賜略與
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朝邪支行事當辨如補臣受
言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能當中國一都宜臨
厚懸賞購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發河西四郡天水
離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不從三十一年北
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南單于比
立九年卒弟左賢王莫立遣使弔祭慰賜後以為常莫立一年
卒弟汗立二年卒比之子適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五
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適立四年卒莫子蘇立
數日卒適弟長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
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宗許之八年遣使報命而南部酒卜

匈奴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
之漢使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
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使中郎將吳棠等將營士屯
五原曼相美稷其年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
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
略甚眾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綠邊兵遣諸將
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亦遣左賢王信從軍虜聞漢兵來
悉度漠去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却之詔
遣二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命稟給
其貧人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二萬八千人
馬二萬疋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
上言北單于復願與使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
比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

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嘗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二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匈奴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温禺犢王遇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書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兩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表安議許之章和元年鮮卑擊北匈奴大破之北庭大亂屈蘭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卒長之弟何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併北庭命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軍及北虜分

率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又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耻自發若出兵奔擊必有嚮應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蒙被覆載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生長漢地開口仰食四時賞賜動輒億萬鐘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出朔方居延同會虜地又恐兵眾單少不足以防內外乞遣執金吾耿秉等將兵併力而北冀因聖威一舉兵定太后以示耿秉秉請從之永元六年以秉及竇憲等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眾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引兵與漢兵兩道襲之北單于遁走獲閼氏及男女虜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尅獲降納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耿夔所破逃亡其弟於除鞮

自立為單于遣使款塞大將軍霍恩奏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
司徒袁安等以為光武招匈奴非謂可乘安內地正以權時
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入南單于反其北庭
并領降衆今若復立於除鞬是失口於南單于百蠻不敢復保
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
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
建冊之要也朝廷不從乃遣取婁即授重綬劔具羽蓋使中郎
將任尚持節護衛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賞
憲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討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
六年卒宣弟安國立安國立一年為其下所殺適之子師子立
新降胡襲師子擊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
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子曰逐王逢侯為單于殺略吏人燔
燒亭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等

合四萬人討之擊逢侯於滿夷谷大破之逢侯率衆出塞漢兵
不能追師子立四年卒單于長之子檀立南單于比歲擊逢侯
多所虜獲逢侯轉困迫十六年比單于遣使詣關貢獻願和親
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元興
元年重遣使詣燉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
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侍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後但加
賜而已永初元年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
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
及遣行車騎將軍何熙龐雄等擊之單于見騎軍並進大恐怖
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
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詔赦之待遇如初乃還所
鈔漢及羗所畧轉賣大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元初四年逢侯
為單于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云還

漢朔方塞降詔安之於穎川郡檀立二十七年卒弟拔立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數將王有匈奴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比界增置沿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拔立四年卒弟休利立永和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殺朔方代郡長吏發沿邊兵討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不預謀乃脫帽謝罪既而恐懼自殺句龍吾斯等立句龍土車紐為單于東討烏桓西收羗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冬遣中郎將張耽等擊破之斬首二千級獲生口甚衆呼蘭若尸遂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車蓋刀劍什物給綵布二千疋遣行中郎將持節送單于歸南庭建康元年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

首名陽進擊餘黨皆平之兜樓儲立五年薨居車兒立永壽元年匈奴左莫鞮臺等畔一寇鈔美稷張真擊降之延嘉元年南單于諸部並叛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張真討之諸部悉降真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桓帝以居車兒一心向化無罪乃遣還庭居車兒立二十五年卒子某立史失其名熹平六年卒子呼微立光和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羗渠為單于修以不先請而擅誅檻車徵詣廷尉抵罪中平五年匈奴右部醯酪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子右賢王於扶羅亦於扶羅即而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關白訟會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百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今河內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事獻帝興



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其弟呼厨泉立為單于以兄被逐不得
國數為鮮卑所鈔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
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帝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
國建安二十一年單于來朝魏武因留於鄴而遣去卑監其
國焉以其既在內地人眾很多懼必為寇始分其眾為五部立
其中貴者為師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未幾復改帥為都尉
其左部居于太原故慈氏縣今山西河東右部居祁縣中部居太
陵縣今文多者一萬落少猶四五千落晉武初塞外匈奴大木
寒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
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今定襄上黨樂平
諸郡靡不有焉太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碩討平
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為邊患侍衛使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
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漢後有

太原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孟津北地今彭原山河
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狄庭美宜及吳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
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
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克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
郡京兆止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
長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三萬
人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太傅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
萬餘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鞫等復率其種落大小萬一千
五百口並來降帝並撫納之後晉史云北狄以部落為類其人
居塞者有屠各種鮮交種鮮頭種
焉講種赤勒種捍種赤沙種鬻種鞞種萎莎種香童種勃蔑種
卷渠種賀賴種跋大樓種屈種真種樹種力羯種皆有部落不
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最得帝寵單于統領諸種其官號有左右賢
三左右谷蠡王左右安樂王左右漸尚王左右朔方王左右獨
鹿王左右顯祿王左右安樂王凡六等王皆用單于親子弟
也其左賢王最貴惟大子得居之其二姓有呼延氏卜氏喬
氏而呼延氏最貴又有左曰逐出焉輔祖則有左右沮渠左右
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循中國日官也其國人有某

國書 卷之三十三 匈奴傳 三十三

善

母氏勃氏皆勇健好反叛呼丁反惠帝元康武所分左部都尉左賢王劉

元海漢初高帝以宗女妻冒頓約為首叛亂竊大號據神器自

是戎狄迭有中夏矣元帝父豹即單于

范曄論曰自漢時匈奴強熾為患窮力殫財寇雖頻折而

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

納懷柔因為邊衛單于保塞稱蕃故已遣衛罷關徼之警息兵民之勞

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墓優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憂

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內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涉

塞之外因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

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為

扞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

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豐既深互伺便隙

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咸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

為出師令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

餘里單于震懼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

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

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策不謬於當世素

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務三

捷之効忽輕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

返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茂天公坐樹大鯁永言

前載何憤恨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為疾毒

胡可殫言降及後世詭為常以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

不磨矣既勃然之後若復一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

謂劉元海及托跋氏並都中國嗚呼千里之

與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

四

同

大

三

痛心

劉淵

劉淵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羗渠為國人所殺其子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于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師其餘部師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分五部代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豹生淵淵幼而英惠居母喪盡孝好學經史諸子無不綜覽武藝復精絕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法

禁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無不至者後為建將軍五部大都督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北部都尉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虜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推淵為大單于淵至石國城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眾已五萬都於離石永興元年淵乃僭即漢王位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二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遂入都蒲子永嘉二年僭稱皇帝遷都平陽寇洛陽王師屢敗淵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子和立其弟聰殺之而自立遂陷洛陽繼陷長安二帝蒙塵聰以太興元年死在位九年子粲嗣為勒準所殺曜討準殺之僭立改國號趙曜在位十年石勒伐之兵敗見執為勒所殺自淵至曜比三世二十七年而亡

石勒

石勒字世龍初名晉詰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奔于父周曷朱並為部落小帥勒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克粗不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太安中并州飢亂勒與群胡俱為人所掠賣勒遭賣與荏平人師權為奴後遂為群盜陽平人公師藩起兵趙魏自稱將軍勒與汲冢率數百騎赴之藩拜勒為前隊督藩既誅桑自號成都王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署為掃虜將軍封侯後兵敗收餘眾奔劉淵淵以為輔漢將軍平晉王後以功加督山東諸軍征討事淵死事聰聰死劉曜立勒叛曜伐而滅之僭即趙王位以咸和七年死在位十五年子弘嗣勒弟虎廢而殺之自立虎立十五年死子世立其兄湛廢之而自立冉閔復廢遵而立鑿鑿謀討閔不克為閔所殺誅石氏勒至鑿凡五傳二十二年

而已

沮渠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蒙遜博涉經史曉天文雄傑有英畧梁熙呂光皆憚之故常游宴自晦會其兄羅仇等為光所殺乃屯據金山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攻西郡取之晉昌燉煌俱降業稱涼王蒙遜後襲業殺之取其地自為涼州牧張掖公伐禿髮得擅敗之取姑藏稱河西王又敗李士業取酒泉蒙遜以宋元嘉十年死在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而為魏所滅凡二世三十九年

赫連

赫連勃勃字屈子屈列匈奴右賢王去罕之後劉元海之族也魯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

四卷

卷之三

七

丁震中郎釋雄據肆廬川為代王倚廬所敗遂世朱表祖豹子
招集種落復為諸部之雄石虎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
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符堅以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
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魏伐
之辰師敗為魏所殺勃勃乃奔于叱于部後奔姚興高平公沒
奔于奔于以女妻之言於興興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常參軍
國大議後封陽城侯使助沒奔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
衛辰部眾三萬配之使為伐魏偵候後勃勃襲殺沒奔于而并
其眾兵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自以匈奴夏后氏
之苗裔國稱大夏其年討鮮平等三部破之侵嶺北諸城破禿
斝得檀之師遂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各為統萬改
姓赫連氏又攻姚泓取安定命晉師伐秦滅之劉裕還建康勃
勃遂取長安僭即皇帝位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

年死子昌嗣尋為魏所禽弟定僭號於平涼為魏所滅自勃勃
至定傳三世凡二十六年而亡

聖安輯三廿八二十六平西
半五丁昌編華為勝池禽保安輯解林平京以曉池然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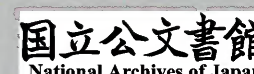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二

宋鄱陽 馬端臨 貴真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四裔考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
為號俗與匈奴多同其異者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
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以已為種無復報者故也其有勇健皆理決鬪
訟者推為大人無代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
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為信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
姓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馬牛羊以
為聘幣婿隨妻至家無尊卑胡朝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
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更厚送女居處財物一皆分辦計謀
從其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父于男女相對踞蹲髮頭為



輕使婦人至家時乃養之
首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
筓步搖也
字或為相婦人首飾上有垂珠步則
文繡織氈毼
毼類也毼也毼也
為兵器其土地宜稼及東墻東地似蓬草實如稌子至十月而
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麴米常仰中國有病以及灸或燒石
自熨燒地卧上或隨痛病處以力決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
神無鐵藥俗貴兵死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
以綵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大
屬累猶付記也屬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
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
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
命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
用牛羊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
止詣大人告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烏桓自為昌頓所

因徙烏桓為上谷漁陽左北平遼東五郡塞外
今媯川落陽以東至安不是漢
也五郡為漢伺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
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復漸強盛乃發匈奴單于家
以報冒頓之怨匈奴怒東擊烏桓漢遣度遼將軍范明友等邀
擊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
誅其三王由是烏桓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
附王莽篡位發烏桓兵擊匈奴屯代郡烏桓畔之匈奴因誘其
豪帥羈縻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其
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皆受其害百姓流
亾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其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
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
且等率眾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及牛馬等或願留宿衛於是



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有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
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
寇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
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蓋當時權置也下恐非所能制臣愚
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
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寧城縣名前書寧縣作寧史開
記寧城亦作寧寧兩字通也開
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贖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
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
谷秋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
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名
屬五原郡
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遠將軍梁懂等大
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
戎朱廆為漢都尉順帝至桓帝未屢叛屢降靈帝初烏桓漸盛

上谷有難樓者眾九千餘落遼西今柳有立力居者眾五千餘

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七笑王右北平

今北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嘉平四

年前中山太守張純中山今叛入立力居眾中自稱彌天安定

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今北海濟南平徐二州今彭城

地五年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自匈奴衰弱

而烏桓轉盛獻帝初平中立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

攝三王部眾皆從其號令邊長老皆比之冒頓以雄北方建安

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

和親遂遣兵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

等皆授以單于印綬建安十二年曹公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

柳城獲首虜二十餘萬人其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為齊人

西晉王浚為幽州牧有烏桓單于審登前燕慕容容惟時有烏桓
單于薛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師莫賀咄利勃並其種然

崇禎二年重刊

後微弱不足云矣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今在柳城郡界其言語習俗

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饒樂水上今在柳城郡界然

後配合其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代謂

角端弓者也郭璞註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角大出西方前漢書音義曰角端似牛可為弓又豹鼪子

皮毛柔軟豹音女滑反鼪音胡昆反豹鼪並鼠屬豹鼪屬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

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與烏桓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東漢光武

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

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等率種人朝賀帝封於仇賁

為王於是鮮卑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

徐二州給錢穀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

遣右校尉耿夔擊匈奴北單于遁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

此徙據其地而有其人由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

湯朝賀鄧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窰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

館築館以受降質也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叛邊

人歲苦其害漢雖時有剋獲而不補所費又與烏桓匈奴更相

攻擊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

立庭於彈汗山歙仇水歙音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

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掠丁零東却夫餘西

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

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為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

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

接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王之靈帝初幽并涼三州

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掠熹平六年鮮卑三邊烏桓校尉夏育

上言鮮卑寇邊自春已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

四三河 鮮卑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一 四

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閑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銀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跡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癩疽也疥音介搔所到反埤蒼曰必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醜虜而可服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氏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沙漠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狄寇計往來哉鉗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肝食乎夫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為人居者乎備邊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二子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其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種眾日多田畜射獵

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循行見烏侯秦水廣從子容數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倭人善網捕於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至秦水上令捕以助糧石數晉猶有和乎中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貪淫不平眾叛者半和連死兄子魁頭與從父弟賽曼俱檀石槐爭國眾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襲魁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眾稍弱其眾萬餘落保太原廂門郡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眾遂強盛至明帝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其後部竟根竟為比能所殺也

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眾推以為大人部落近塞自表紹擾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鐘

楯頗季文字故其勤御部落擬則中國出入戈獵建於麾以鼓
節為進退建安中八頁後與烏桓寇邊郭度侯彰北征大破之
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魏文帝立比能為附義王其後衆遂強
盛控弦十餘萬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終無所私故得衆死
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青龍元年比能
誘說步度根使叛并州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
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机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漢陽
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其種衆多于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
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更盛焉

乞伏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漢北
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于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俄而不見乃
有一小兒在焉時有乞伏部有老父无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

之字曰紇于紇于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四部伏
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託鐸言非神非人之
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于
夏緣部衆稍盛又併鹿結部七萬餘落祐隣孫利那擊鮮卑吐
賴及尉遲渴權收衆三萬餘落傳至其孫偃大寒會石勒滅劉
曜懼而遷于麥田無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為符堅所破率部
衆悉降于堅堅署為南單于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勇士川司
繁卒國仁代鎮堅南伐敗于壽春國仁乃招集諸郡有不附者
討而并之衆至十萬餘以晉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
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
陽強川甘松匡明白馬死川十二郡國仁卒子乾歸嗣為大都
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遷于金城乾歸聲震邊服吐谷渾大
人及鮮卑皆率衆歸之盡有隴西巴西之地以義熙三年僭稱

秦王後為兄子公府所弒子熾磐襲位七年卒于慕末襲位三年為赫連定所殺自國仁至慕末四世凡四十六年而滅

秃髮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也其先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北東至麥田率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闡立初壽闡之在孕母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秃髮因而氏焉壽闡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入寇殺秦州刺史胡烈又敗涼州之師盡有涼州之地武帝遣馬隆擊破為部下所殺從弟務丸立傳至其孫復韃部衆稍盛烏孤即復韃子也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署為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督廣武縣侯烏孤受之其後擊討諸部大破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以兵代呂光攻尅金城又破光兵降樂都湟河澆河二郡嶺南

羗胡數萬落皆附之烏孤死弟利鹿孤立徙居西平隆安二年稱河南王卒弟禰檀嗣遂據姑臧後為沮渠蒙遜所伐兵敗奔乞伏磐熾後為磐熾所鳩自烏孤至禰檀三世凡十九年而

宇文莫槐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為東部大人晉史謂之鮮卑後魏鮮卑之遠屬又按後周書云出自炎帝子孫述漢北其語與鮮卑鮮卑奉以為主今考諸家之說其鮮卑之別部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項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莫槐虐用其人為部下所殺立其弟普撥為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勤立尚魏文帝女丘不勤死子莫槐立部衆強盛自稱單于莫槐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廆為廆子翰所敗悉俘其衆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攻慕容廆為廆所敗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為慕容皝所敗遁歸

漠北遂奔高麗其部眾五萬餘落就徙之
周宇文氏源出於此

徙河段

徙河段日陸春出於遼西因亂被賣為漁陽烏桓大人庫辱家
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春口
中日陸春含出因咽之西向拜天日願使主君之智惠祿相蓋
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飢庫辱官以日陸春為健使將人眾
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日陸春死後至姪務勿塵
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二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
勿塵為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就陸春立之勿塵與弟匹磾
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於襄國為勒所破擒末波而捨之
就陸春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歸于遼西就陸春死末波自稱幽
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春弟護遼為王後為慕容皝所破

殺之其弟鬱蘭奔石季龍以所從鮮卑五千入配之使屯令支
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及冉閔之亂段龍龍之子率眾南移遂據齊地
慕容儁使弟恪帥眾伐龍於廣固今北海執龍殺之坑其徒三
千餘人

慕容氏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晉史云有熊氏之苗裔因山為號魏初渠帥
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
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今柳城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
見而好之乃斂髮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
容焉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至孫步歸
魏封為鮮卑單于遷居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矣步歸有子
二人長曰吐谷渾西遷河隍之間今安州郡次曰鹿有命世才
慕容晉太康十年又遷于徒河之青山今柳城鹿以大棘城即帝

顛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中國永嘉
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因晉亂招撫華夷刑政修明流亡歸之
甚衆乃立郡統之冀州人為冀陽郡荊州人為城州郡青州
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徵辟儒生以為參佐而奉晉室
朝貢臣禮不闕至虢嗣虜之雄毅多權略自以強盛遂自稱燕
王遣使於東晉請受朝命許之後遷都於柳城雋暉即其子孫
也其後國號燕
且晉史載記

托跋氏

托跋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後魏史云出自黃帝子昌意之
為號宋齊二史又云漢降將李陵之後或云黃帝之苗裔以黃帝土德謂上為托
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
勲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六十七代
裔孫屯統國三十六人姓九十九其後至誥分嘗田於山澤歛

見韜斬自天而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曰天命相偶明日請還
期明年復會此反期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誥汾曰
此是君之子即力微也力微立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
餘萬遷於定襄之盛樂子祿官立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濡
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在今馬兄子
猗屯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亦在今便猗屯弟猗廬統之
後晉封為代王置官屬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
又西度河擊匈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今中部迄長
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長城原在今姪孫什翼犍始建年
號分置百官至其孫涉珪即後魏道武皇帝也

蠕蠕

蠕蠕而充姓郁久間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未掠騎有得一
奴髮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與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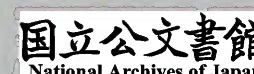
人間聲相近故其後子孫因以為氏焉木骨間既壯免奴為騎
卒代王猗盧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豁谷之間收合逋逃得
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眾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
其無知狀類如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芮芮隋史亦曰芮芮又六代孫
杜輪兇狡甚有權略度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
以振北徙弱落水始立軍法千人為一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
幢幢置帥一人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強盡為杜輪所并
號為強盛其西則焉耆之北東則朝鮮故地之西北則渡沙漠
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燉煌張掖之北於是自號
丘豆伐可汗可汗之號始於此丘豆伐猶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言皇
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謚既
死之後不復追稱後又頻擾北邊後魏神龜二年夏四月太武
率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杜輪後之躬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

絡迹西走於是國落四散窟伏山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太武
帝緣粟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次於兔園水去平城三
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
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都部又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
三千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至孫止賀真太武又征破
之盡收其戶畜產百餘萬自是邊疆息警矣宋昇平中遣王洪
軌使焉引之共謀魏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通使求并力攻魏
梁天監普通大同間三遣使求貢獻文帝皇興中其主子成賀
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
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
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
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
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眾不

卷之三十一
北狄傳
十一

關互相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後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求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宗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克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元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畔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一七月發六

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勅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楊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宣帝正始中尚書源思禮撫巡北番以設野置鎮居南與六鎮不齊更立三戍亦在馬邑等郡界若一夫二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其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求得不匱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後帝又北討大敗之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戎馬器械不可稱計追奔逐北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攻女水口武川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配奴咸帝之子善用兵西征高麗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



殺之盡誅叛者國遂強盛配妖死弟阿那壞立經十日其族兄
侯侯力發率眾伐之阿那壞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
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壞來奔之後從父兄婆羅門
率眾討力發破之眾推婆羅門為主會婆羅門為高車所逐率
部落詣涼州降今武威郡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壞錄尚書事
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絕域感化來歸阿那壞
委質於前婆羅門歸誠於後何一呼韓得同今美竊聞漢立南
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人相維禦難為國藩籬今臣等參
議以為懷朔鎮北土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遠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
西海郡各令總率部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刺史袁翻翻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
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

絕如縵而令高車能終雪其耻復推蠕蠕者王由種類繁多不
可頓滅故也然闢此兩敵即下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今蠕蠕
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周而至若棄
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
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
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蠕蠕尚存則高車由有內顧之憂未暇窺
窬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王奔
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眾處處基布不係今主耳
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歸附又高車七馬雖眾主甚懦弱
唯以掠盜為質凌奪為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
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蠕蠕無復堅立
今高車獨擅北垂則四顧之憂匪朝伊夕愚謂蠕蠕二主宜並
存之居阿那壞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

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
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
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
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爲罽
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
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勉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與其
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卽是我之外蕃高車就敵西北之
虜可無過慮如其奸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逋逃之寇於
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西據西海奪其險要則酒泉張
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垂卽是大磧野戰
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賦以自給
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
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加外優納而滇內備彌

深時朝議是之詔安西將軍廷尉卿元洪超詣燉煌安置婆羅
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囉唃囉唃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州軍
討擒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
盛乃號可汗遣爲長子請尚魏公主出帝不自納阿那瓌女爲
后阿那瓌請以其孫女妻齊獻武王子長廣公湛阿那瓌有愛
女又請配齊獻王自此塞外無塵矣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
朝廷之後中原喪亂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爲強盛不復稱臣魏
汝陽王暹之爲秦州遣其典籤齊人淳于暉使於阿那瓌遂留
之親寵任事阿那瓌又嘗因到洛陽心慕中國乃立官號擬於
王者遂有侍中黃門卽掌其文墨暉教阿那瓌轉自驕大每與
魏書隣敵亢禮及齊受東魏禪後阿那瓌爲突厥所破自殺太
子菴羅辰菴烏舍反奔齊文宣帝乃北討突厥而立菴羅辰爲主置
之馬邑川後背叛文宣帝親征皆大破之國人立那瓌叔父鄧

狀子為主是時又累為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率部落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兵強又籍西魏和好忌其連類依憑大國使驛相係請盡殺以甘心周文帝遂收縛蠕蠕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死配王公家為奴

高車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勅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焉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異氏奇斤氏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於其上曰請天自迎之乃有一老很晝夜守臺嗥呼因空臺下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登天處我乃下為很妻而產子

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鷹犬歌有似狼嗥本無都統大師督當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闕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媾媾音世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娉以多為榮俗無穀不作酒迎娶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即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將次黨還入其家馬群極取良馬俗不潔淨喜致震震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於來歲馬肥復相率集於震所埋殺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禘除而群隊馳馬旋百市乃止持一束柳枝回曲堅之以乳酪灌馬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髻所交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揆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逐旋多者數百而男女無小大皆集會之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

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強
大常與蠕蠕為敵亦每侵盜于魏魏道武度弱水西行至鹿海
襲破之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又大破之又自散髡水西北徇略
其部破其雜種三十餘部虜男女五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高
車二十餘萬乘而還其後太武帝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
部在巴尼陂相去千餘里遣騎襲破之降數十萬皆徙置漠南
千里之地後又相率北叛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
氏二曰叱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伏氏六曰
達薄于氏七曰阿輪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侯分氏十曰副伏羅
氏十一曰乞表氏十二曰右奸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為蠕蠕所
役屬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蠕蠕主豆輪犯塞其酋阿伏至羅
率所部之衆西叛阿伏至羅死弟子彌俄突立遣使朝貢宣武
詔曰蠕蠕噉噬與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國今交河郡

按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既與吐谷渾往來路絕姦
突亦沮使命行途經由宜相供俟不得妄令群小擁塞王人彌
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大敗明帝初彌俄突又
被蠕蠕主醜奴大敗殺之弟越居靜帝時為兄子比適所殺越
居子去賓自蠕蠕奔後魏封為高車王肆州刺史死於鄴至隋
有突越失國即後魏之高車國矣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晉時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
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離石今今安定安定以東今安定方七
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
衣麻布其丈夫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畧同婦人多貫屨具以
為耳頸飾又與華人錯居其渠師頗識文字其言語類夷狄因
譯乃通踞躡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

然輕其徭賦有異齊人山谷阻深者未盡後屬而凶悍恃險數
為寇亂至後魏明帝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今縣界自稱
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後為齊神武所滅居河西者恃險不賓至
後周明帝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很皮延州今寧夏率其種人
附於齊氏并與其部劉素德共為影響周柱國豆盧寧督諸軍
與延州刺史高林擊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齊州今平
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歛稽胡乘間竊出盜而有之
乃立蠡升孫沒鐸為主號聖武皇帝後齊王憲為行軍元帥討
破之自是寇盜頗息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三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新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四裔考 突厥上

突厥之先平涼今平涼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後魏
太武滅且渠氏且渠氏居平涼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
代居金山城狀如堽堽音呼堽堽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國
先於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且
十歲以其小不忍殺之乃則足斷臂并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
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
至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有洞穴狼入其中
遂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
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代

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又云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
人曰可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帥都狼所生也謗
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
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大兒名訥都六設衆
其為主號為突厥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一
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俱狼種也後魏末其首帥土門部落
皆盛始至塞上通中國至西魏大統十二年乃求婚於蠕蠕
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
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土門遂自號
利可汗後魏太武帝時蠕蠕王社崙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
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勒別部領兵者謂
之及其大官屈津啜次阿波次頡利發吐屯次俟斤其初國貴
之

內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為英賀弗肥倉者謂
二大羅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麓短體貌似之故以為號此官
特貴唯其子弟為之又謂老為哥利故有哥利達官謂馬為賀
蘭故賀蘭蘇尼闕蘇尼掌兵之官也謂黑色者為珂羅便故有
珂羅啜官甚高耆年者為之謂髮為索葛故有索葛吐屯此如
州郡官也謂酒為訶你熱汗熱汗掌監察非違釐整班次謂附
為安禪故有安禪具泥堂家事如國官也有時置附隣可汗隣
狼名也取其貪殺為稱亦有可汗位在業護下者或有居家大
姓相呼為遺可汗者突厥呼屋為遺言屋可汗也木杆可汗門土
之子名俟中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剛暴
而多智西破蠕蠕嚙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
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餘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
千里皆屬焉其俗如古之匈奴其異者其王初立近侍重臣者

昇之以氈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王既神情暫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其後大官有葉護次設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代襲焉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為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輒為寇鈿其刑法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鬪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損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賊十倍有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以刀斨面且哭理之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葉榮茂然始坎而瘞之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

生所殺人數是日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娉問父母多不違也雖遷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處於都斤山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又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草樹謂為勃登疑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歷以草青為記男子好樗蒲女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俟升既威使於西魏請誅蠕蠕王蠕蠕王後周武帝納其女為后至他鉢可汗木鉢以攝圖為伏可汗乙息記可汗之子也乙息記可汗統而東面以其弟世禰可汗子為世離可汗居西方爾與離者小可汗也與離者小可汗也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傾府藏事之乃歲給繒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他鉢益驕曰使我在南西日孝順何憂貧也齊有沙門惠琳掠之突厥中因謂化鉢曰齊國富強者為有佛法遂

說以因緣果報之理他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齊求淨
名涅槃華嚴等經他鉢亦躬自齋戒遠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及
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為
齊帝召集所部云欲為之復歸入寇幽州周以趙王招女為干
金公主嫁之始執送給義他鉢病卒攝圖立為大可汗號沙鉢
略可汗治都斤山以他鉢之子菴羅降屠獨洛木稱弟二可汗
木杆之子大選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你俱可汗子多承父業
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以為可波可汗還鎮所部沙
鉢略勇而得衆北狄皆歸附之周武帝之婚於木杆也突厥歸
衣肉食在長安者以萬數隋初並罷遣之突厥大怨千金公主
聞周滅故悉衆為寇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入武威天水安定
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文帝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
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

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立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滅一
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歛兆庶多用心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
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
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
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
其巢穴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諸將今行義兼舍育
有降者納有違者死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
等渭橋之拜乃以河間王弘高熲虞慶則出塞擊之沙鉢略敗
走時虜饑甚不得食於是粉骨為糧又多灾死者極衆而沙鉢
略襲擊阿波大破之阿波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
略之從父也舊為西面可汗達頭即西突厥既而大怒遣阿率兵
而東與沙鉢略相攻於是分為東西郡自此分為二國焉迭相侵掠沙
鉢略因擊阿波為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妻子隨遣軍為擊阿拔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西域傳第五十五

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
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可汗臣攝圖言突厥自天置
以來五十餘載地過萬里士馬億數常方兼戎夷抗禮華夏在
於北狄莫之與大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
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主豈敢阻兵偷竊名號今便歸心有道
永為藩附謹遣男臣窟舍真奉表以聞後卒帝為廢朝三日後
葉護可汗沙鉢略西征阿波生擒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
高頴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帝曰善頴仰
施多那都藍可汗沙鉢之子後與西面泥利可汗連結阿波可汗
處羅侯可汗所擒其國時突利可汗居北方沙鉢略弟處羅侯之子名染干遣
使求婚開皇中帝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北狄故特厚
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使入朝三百七
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王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

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朝貢遂絕數為邊患雍
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入蔚州今安染
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拜為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華
言智意健也於朔州今馬築大利城以居之安義公主死又以
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之甚眾雍虞閭又擊之帝復令人
塞遂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今朔方發役掘塹數百里東西
拒河盡為啓人畜牧之地詔楊素史萬歲等擊雍虞閭頻破之
旋為部下所殺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并奚霫
五部內徙雷光啓人遂有其眾煬帝大業三年幸榆林啓人來
朝大悅詔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厚其部落因長二千五百
人賜物二十萬段帝親巡雲中沂金河自今榆而東北幸啓人
所居在今馬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明年朝於東郡禮賜益
厚啓人卒其子吐古立是為始畢可汗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

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面可汗
叱吉不敢受又詐誘其謀臣使蜀胡悉殺之始畢怨恨不朝十
一年煬帝避暑於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衆落入寇圍帝於鴈
門詔諸郡發兵赴援始畢引去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
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克劉
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面稱臣受其可
汗之號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
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以爲援
始畢遣特勒康利獻馬千疋會于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
京城及高祖受隋禪以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使骨咄祿特勒
來朝賜宴于太極殿奏九部樂錫賚甚厚二年春始畢帥兵渡
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掠四月授馬邑賊帥
劉武周兵百餘騎遣入句注又遣兵大集欲侵大原是月始畢

卒其子什鉢苾世質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爲泥步設使居東偏
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又以隋義成公
主爲妻使人入朝告喪高祖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
弔其使者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賻物三萬段先是隋
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陷于竇建德三年春處羅迎之
至于牙所立正道爲王凡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之行隋正朔
置百官居于定襄城有徒萬餘時太宗奉詔討劉武周師次大
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
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爲所掠仲文不
能制俄而處羅死義成公主以其子與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
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爲頡利可汗啓人弟又納隋義成公主爲
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突利可汗按始畢父啓人可汗弟
蓋襲其先考遣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爲之罷朝一日遣百官就館

弔其使咄苾初爲莫賀設牙直五原之北時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侯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五年春大恩奏言突厥饑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兵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于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圍之大恩敗績没于陣六月

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入并州太宗帥師出蒲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北討頓兵於幽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爲誓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焉其叔姪內離頡利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州又襲將張瑾于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靖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

千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去九年七月頡利又率
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已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
侯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
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朝自張形
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
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玉帛前
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
命太宗繫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
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首
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
就拘由是大懼太宗復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
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
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軍不敢拒

之今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舉我故獨出一以示
輕之又曜軍容使之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虜人既深理當
自懼與戰則必尅與和則必固制服此狄自茲始矣是日頡利
請和詔許之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
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謀臣猛將各欲戰而陛
下不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
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
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為國之道安詳焉與虜戰
必有死傷又兇虜一者或當懼而脩德結怨於我為患不細我
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
乎九月頡利獻馬三千疋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
口者今歸之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陀拔也古等十餘
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諛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

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內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稱臣求尚公主頡利每委任諸胡踈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頡利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饑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不堪命內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令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兵行恭出通漢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子節出恒安道薛萬淑出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久不討設陰奈特勤等並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必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窺葷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矢思力入

頡利請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襄恒安之地斥土界至千大漢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于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家口館於大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麀鹿縱其畋獵度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八年卒令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灑水之東贈歸義王諡曰荒其舊臣故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遠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感義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乃葬於頡利墓側令中書侍郎岑文本制頡利及渾邪之碑以紀之突利可汗什鉢莖者始華之頡利之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在數歲始華遣領其東

牙之兵號為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遂妻之頡利嗣立
以為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虐諸
部多怨之貞觀初奚等並未歸附頡利怒失衆遣北征薛延陀
又獲師旅遂囚而境焉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託太宗亦以
恩意撫之結為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拒
之不與尋為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因令將軍周範屯太
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類賜以御鎧
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實封七百戶以其下兵衆
置順州都督府仍拜為順州都督遣率部落還蕃太宗謂曰昔
爾祖啓人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堅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
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反為隋家之患自爾以後無歲不侵
中國天寶禍淫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略盡既事窮後乃
我今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正為啓人前事故也改變前法

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且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整齊所
部如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
為之舉哀令中書侍郎岑文本為其碑文子賀邏鶻嗣突利弟
結社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
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
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
欲奔其部落尋皆捕斬之詔原賀邏鶻沉于嶺表頡利之敗也
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首豪首領至者
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拓羯
不至詔使招慰之時突厥降者十餘萬人詔議所宜咸言突厥
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內充豫閑處使
習耕織百萬人虜可化為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
中書令溫彥博請加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

以爲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若內
充豫則乖本性非涵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爲中國
仇今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弱
則伏疆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
縣者以不欲使遣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
萬若今數年草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
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安全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
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家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
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魏
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以平吳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
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
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
餘以窮歸我我全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

酋長入宿衛何患之卹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恙於是中書侍
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
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
得元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
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
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自結社率之反太宗始患之上
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侯大
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爲一彌泥孰侯利必可汗賜姓
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
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代常爲
夾異特勒終不得典兵爲設武德初數來朝貢封爲和順郡王
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唯思摩隨遠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
其忠本統頡利舊部落居于河南之地勝兵四萬馬萬疋錫其

土南至于大河北至白道川以北接薛延陀為種落初集憚薛延陀不肯出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陀璽書曰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除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焉也自黜廢頡利以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戶口羊馬日向滋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至秋間即欲遣突厥渡河復其國土我冊爾延陀日月在前今突厥理是居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境若其踰越故相抄掠我即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官貴也於是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齎冊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熟為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陀聞思摩渡河北思其部落翻附磧北先畜輕騎

伺至而擊之太宗遣勅旨之時思摩下部衆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衆皆不恆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度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間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尋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于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立碑於化州

突厥中

突厥中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為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漸推為大可汗遇薛延陀為可汗車鼻不能當遂率所部歸於延陀為大勇烈有謀略頗為衆所附延陀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索歸于舊所其地去京師向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鼻可汗有葛邏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遣其子沙鉢羅特勤來朝請身自入朝太宗遣徵

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右衛郎將高侃潛引迴
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首長歌邏祿泥熟闕俟利發反拔塞
匐處木昆莫賀咄候斤等率部落皆車鼻和繼來降永徽元年
偏軍次阿息山車鼻聞之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擄其妻子從數
百騎而遁其衆盡降德率精騎追車獲之送于京師乃獻于杜
廟又獻于昭陵高宗數其罪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宅于長
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長孫羯漫
隋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鉉入朝太宗嘉之拜
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車鼻既敗之後於是突厥
盡爲封壇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
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十四州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愕
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首爲都督刺史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
葛邏祿吐利等首領二十餘人並從至岳下勒名於封禪之碑

自永徽以後二十餘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于管内突厥首
領阿史德溫奉職二部落相率反叛立泥熟匐爲可汗二十四
州並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衆
討之反爲溫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以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
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管州大都督周道暮等
統衆三十餘萬討擊溫大破之泥孰匐爲其下所殺并擒奉職
而還永崇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
將渡河立爲可汗諸部遂復響應從之又令裴行儉率師討之
伏念窘急詣行儉遂虜伏念詣京師斬于東市永淳二年突厥
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反骨咄祿者頡利之跡屬其父本是單于
右廂雲中都督尉舍利元英下首領代襲吐屯噶伏念既破骨
咄祿鳩集亡散入總材山聚爲盜有衆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
得羊馬甚多漸至強盛乃自立爲可汗以其弟默啜爲殺咄悉

四
哥爲葉護因温彦博說處河南諸部落分爲六州後漸滋繁至
阿史那元珍習中國風俗知邊塞虛實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
嘗坐事爲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繫命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
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祿得之甚喜立爲
阿波大達干專統兵馬事進寇蔚州都督崔智辯擊之反爲所
殺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殺掠吏人墜然二年骨咄祿又寇朔代
等州左玉鈴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總管與副中郎將
蒲英節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
骨咄祿又寇昌平令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其年
八月寇朔州復以常之爲燕然道大總管擊賊於黃化堆大破
之追奔四十餘里賊衆遂散走磧北右監門衛中郎將麴寶璧
又率精兵萬三千人出塞窮追反爲骨咄祿所敗全軍盡沒寶
璧輕騎遁歸初寶璧見常之被賊遠表請窮其餘黨武太后令

常之與寶璧計議遙爲聲援寶璧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
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又遣
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爲賊所覆寶璧坐此伏誅武太后大
怒因改骨咄祿爲不卒祿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骨
祿天授中卒默啜者骨咄之弟也骨肉祿死時其子尚幼默啜
遂篡其位自立爲可汗長壽三年率衆寇靈州殺掠吏人武太
后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爲代朔遣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
討之既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武太后大悅冊授
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
遷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
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即率部落兵馬爲國討擊
契丹許之默啜遂攻討契丹部衆大潰盡俘其家口默啜自此
兵衆漸盛武太后尋遣使冊立默啜爲特進頡跌大單于立功

報國可汗聖曆元年默啜表請與武太后為子并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降戶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武太后初不許默啜大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兵勢納言姚璿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種子四萬餘石農器三千事以上之默啜寢強由此也其年武太后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為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大齊金帛送赴虜庭行至黑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我突厥積代以來降附李家天子種未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別所偽號知微為可汗與之率衆十餘萬襲我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王欽衛將軍慕玄則以兵五千人降虜

進寇如相等武太后令司農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直為天兵東道總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為後援默啜又出恒兵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武太后大怒又改默啜號為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若翻城應之刺史高敞抗節不從遂遇害武太后乃立廬陵王為皇太子令統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去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皆持重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訶為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廂察骨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訶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

主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自是連歲
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餘疋長壽三年默啜遣使莫
賀達于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武太后令太子男恩平王俊義
興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臣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疋及
方物以謝許親之意武太后讌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
使三品以上並會焉重賜以遣之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鳴
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
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郡牧馬萬餘疋而去忠義坐免景雲二
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
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
牧馬料兵候冰合渡河時默啜盡眾西擊婆葛仁愿乘虛奪取
漢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
功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

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胡那山北至烽燧百八十所自是突

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

初薛譏不同
睿宗竟用仁

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檢斬於城下軍中股慄
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壘門及曲敵或問之仁愿曰兵
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并力出戰迴顧望城猶
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歸之心其後常元皆為朔方總管始
築壘門默啜西擊婆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

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為強盛自恃
兵威常用其眾默啜既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
沮可汗及同俄特勤妹婿大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
北庭右驍衛令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勤于
城下斬之虜因退縮大拔懼不敢歸攜其妻來奔制授左衛大
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為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
十疋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廂咄六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侯
斤及子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跌跌都督思太等各率其眾相

繼來降前後總萬餘帳令居其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員外大將封遠西郡公跌跌思太為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跌跌都督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婿阿史得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姓首無陷思布等賊于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布思率眾來降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于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逆率頡質略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蕃使郝靈佺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咄祿之子闕特勒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諸弟并親信略盡立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毗伽以開元四年即位本蕃號為小殺性仁友自以得國是闕特勒之功固讓之闕特勒不受遂以為左賢王專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祿自立為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攜貳及召默啜時衙官噉欲谷為謀主初默啜下衙

闕特勒所殺噉欲谷以女為小殺可敦遂免死噉欲谷及後用年七十餘蕃人盡敬伏之俄而降九阿悉爛跋思太等復自河曲叛歸初降戶之南也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為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知運奏設備與降戶械于青崗嶺大敗臨陣生擒知運擬將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許納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為將軍郭知運所擊賊眾大潰散投黑山乎定谷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殉小殺既得降戶謀欲南入為寇噉欲谷曰唐主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眾新集猶尚疲羸須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噉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敵中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人皆習武強則

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注築城而攻
嘗俗一朝失利必將為唐所併且寺觀之法其仁弱本非用
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後學深然其計八年冬御史大夫王
峻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吐蕃密東發奚動丹兩蕃期以明
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然突厥衙帳於穆洛河上小殺聞
之大恐噉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
必不合王峻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
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
是先來王峻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峻兵
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即擊取之勢易為也拔悉密果臨突厥衙
帳而王峻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噉欲
谷曰此眾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
庭二百里噉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眾

蓋為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噉欲谷迴兵因出赤亭以攻
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為涼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元澄出兵邀
擊之噉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即領
軍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敬述下兵至那契丹遇賊元澄令兵
士擡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烈盡墮弓矢由是官軍大
敗元澄脫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事小殺由
是大振盡有默噉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為子許之仍
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上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
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成之事忽此徵
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
而愛人眾為之用闕特驍武善戰所向無前噉欲谷深沉有謀
老而益壯李靖徐勣之源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我舉國東
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召其大臣扈從即突厥不

敢不從又亦難為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
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妻及闕特勒欲谷等環坐帳中
設宴謂振曰吐蕃拘種唐國之與為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
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
可汗既與皇帝為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
猶得尚公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
今之所求豈問真偽煩請不得亦實蓋見諸蕃振許為奏請小
殺乃遣大臣阿史得頡利發入朝貢獻因危從東巡令仗內馳
射扈封畢厚宴賜遺之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
吐蕃以書約同寇邊默棘連不從封土其書帝嘉之詔朔方西
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默棘連死國人共立其子為伊
然可汗八年卒其弟嗣立為苾伽骨咄祿可汗明年遣使來朝
獻登利俄為其左殺判闕特勒所殺遂立毗伽可汗子又為骨

咄葉護所殺立其弟又殺之葉護乃自為可汗天寶初其大部
回紇葛邏祿拔悉密並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密之長為頡跌
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
人奉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為西殺帝
使者諭令內附烏蘇不聽其下不與拔悉密等三部共攻蘇米
施米施遁亡其西葉護阿不思及葛臘哆率五千帳降以葛臘
哆為懷恩王三載拔悉密等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獻太廟其
弟白眉特勒鶻隴自立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
拔悉密為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河
內山擊其左阿波達于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
祿殺拔悉密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為骨咄祿毗伽
闕可汗明年殺白眉可汗傳首獻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旬可
敦率眾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群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為賓

卷之三十三
回紇傳

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
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始其族分國於西者曰
西突厥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四

宋鄴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斬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四裔考 突厥下

西突厥大邏便木打可汗之子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為二
大邏便即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
阿波可汗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
踈勒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
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諸
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都陸及弩矢畢葛邏祿處月處密伊吾
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異其官有葉護有設有
特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為之又有一斤屈利啜閻洪達頡
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大邏便既馬處邏便可汗所
擒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至其子達漫號泥城



處羅可汗即大遼便之種落與北突厥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

達漫而泥利率而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隋開皇末婆實與

向氏詣長安處羅可汗居無常處然多在烏孫故地立小可汗

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婆每

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代所居之窟致祭焉煬

帝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召處羅會於大斗

拔谷其國人不從羅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酋長射墮使求婚

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恃强大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

易制也射墮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達頭舊為西面可汗初與

因東可汗雍虞闕死後自立為步迦可汗代為可汗君臨西面

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

為人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不

順之意稱射墮有奸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今發兵誅處羅然後

當為婚也射墮聞而大喜與兵襲之處羅大敗棄妻子東走高

昌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往曉諭之遂入朝處羅可汗隋

煬帝大業中與特勒大奈入朝從征高麗遇江都之亂從宇文

化及至河北唐初歸京師封歸義郡王處羅與始畢有隙始畢

使人殺之太宗即位以禮改葬關達設初居於會寧有部落三

千餘騎至隋末自稱闕可汗武德初遣使內屬厚加撫慰尋為

李軌所滅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薩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

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高

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明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

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明和復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

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

武德初從太宗討薛舉又從平王克寶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

賜官女三人雜絲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

校豐州都督封寶國公賈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
初曷薩那之朝隋也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薩那之叔父射
為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
屬之遂與北突厥為敵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
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
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
又移庭於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投頡利發并遣吐屯
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 武德三年遣使貢
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
統葉護許以 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許葉
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
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彝對曰
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數

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許之 嚮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
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繇是未與為婚
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寶鉞金帶馬五
千疋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於國部落咸怨葛羅祿種多叛
之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
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
婚為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為莫賀咄俟屈利毗可汗令分統
突厥種類為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矢畢部共
推泥孰莫賀設為可汗泥孰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勒避
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孰遂迎而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肆
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我太宗不許諷令
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
悉叛之國內虛耗肆葉護既是舊主之子為眾心所歸其西面

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二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大敗莫賀咄遁於金山壽為咄陸可汗所害國人乃奉肆葉護為大可汗肆葉護立大發兵北征鐵勒薛延陀逆擊之反為所敗肆葉護性狼狽信纜無統馭之略有乙利可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滅之羣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憚泥熟而陰欲圖之泥熟遂適焉耆其後設卑達官與突厥弩矢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迎泥熟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咄陸可汗者亦稱大度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武德中常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柔與之結盟為兄弟既被推為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大使賜以名號及鼓咄陸可汗 明年泥熟卒其弟同俄設立是為沙鉢羅唃利失可汗唃利失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疋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為十

部令一人統之號為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號十箭焉又分十箭為左右廂各置五箭其在左廂號為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嚶管一箭右廂號為五弩矢畢致五大俟斤管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矢畢部落居於碎葉以西自是都號為十姓部落唃利失既不為衆所歸部衆攜貳為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唃利失以左右百餘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唃利失奔其弟步利設與保焉耆其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以利失為小可汗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又為其俟斤所破唃利失復得故地弩矢畢處月處密等並歸唃利失 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可汗與唃利失中分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唃利失咄陸可汗又建庭於烏鐵曷出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

駃馬結骨火燐觸木昆諸國皆臣之 十三年唃唃失爲吐屯
俟利發興欲谷設通謀作難唃唃利失窮蹙奔於鏃汗而死弩矢
利部落酋帥迎唃唃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爲乙
毗略沙鉢羅葉護可汗乙毗可汗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
南庭東以伊列河爲界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
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太宗降聖書慰勉
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將軍張太師冊授焉賜以鼓纛于時
咄陸可汗與葉護頻相攻擊會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
之道咄陸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國咄
中攻葉護擒之送咄陸尋爲所殺咄陸可汗既并其國弩矢諸
姓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遣兵寇伊州
安西都護郭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
處密等圍天山縣郭恪又擊走之恪乘勝進據處月俟斤所居

之城追奔及於遏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咄陸
初以泥熟斃自檀取所斬之以徇尋爲泥熟斃部將胡錄屋所
襲衆多亡逸其國大亂 貞觀十五年部下屈利斃等謀欲廢
咄陸各遣使詣闕請立可汗太宗遣使齎書立莫賀咄乙毗
可汗之子是爲乙毗射匱可汗乙毗立乃發弩矢畢兵就白水
擊咄陸大敗之咄陸自知不爲衆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
使人先爲咄陸所拘者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
物請賜婚太宗許之令割龜茲于闐疏勒俱波葱嶺等五國
以充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反叛射匱部落爲其所併阿史那賀
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勒之子也阿史那步真既來歸國咄陸
可汗乃立賀魯爲葉護以繼步真居於多羅斯川在西州直北
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蘇葛邏祿里失五姓之衆其後咄陸
西走吐火羅國射匱可汗遣兵追逐賀魯不常居 貞觀二

十三年乃率其部落內河詔居庭州尋授左騎衛將軍瑤池都督
永徽二年與其子啞運率眾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
西域諸部牙于雙河及于泉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陸等
大畢十姓其咄陸有五毀弩矢畢有五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
十萬並屬賀魯其咄陸有五毀弩矢畢有五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
曰突騎賀羅池敗五曰鼠尼施疾斤三曰揭舍提發二曰胡
阿息結阿侯斤最為強盛二曰哥舒闕疾斤三曰拔塞薛散沙
鉢斤四曰哥舒處半疾斤西域諸國亦多附隸焉賀魯尋立啞
運為賀咄葉護數侵擾西蕃諸部又進寇庭州 三年詔遣左
武侯大將軍梁建方右騎衛大將軍契必何力率燕然都護所
部迴紇兵五萬騎討之前後斬首九千級虜渠帥六十餘人
四年吐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與五弩矢畢請擊賀魯破其
牙帳斬首千餘級 顯慶二年遣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燕然都
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迴紇婆閼

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
阿史那步真持節為安撫大使定方至曳咥河西賀魯率胡祿
屋闕啜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嗣業總管任雅相與之
交戰賊眾大敗斬其大首領護都塔吐答達官等二百餘人賀
魯及闕啜輕騎奔竄渡伊麗河水馬溺死者甚眾嗣業至千泉
賀魯夏牙之處彌射進軍伊麗水處密處月部落率眾來降彌
射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射真
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葉水大破之賀魯與啞運欲
投鼠釋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馬饑乏城主伊沮達官詐將
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返被拘執蕭嗣業既至石國鼠釋
設乃以賀魯之屬俘至京師令獻于昭陵及太社高宗特免死
分其種落置崑陵濠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朝國皆分置州
府西盡于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 四年賀魯卒詔葬于頡利

墓側刻石以紀其事阿史那彌射者室黠蜜可汗五代孫也初
室黠蜜爲十大首領有兵十萬衆往平西域諸朝國自立爲可
汗號彌射在本蕃爲莫賀咄葉護與族兄步真有隙以貞觀
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蜜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遂
自立爲咄陸葉護其部落多不伏委之遁去步真攜家屬入朝
授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
慶五年轉左武衛大將軍及討賀魯乃冊立彌射爲興昔亡可
汗兼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陸部落步
直授繼往絕可汗兼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弩矢畢
部落因令與盧永慶等准其部落大小職位高下節級授刺史
以下官龍朔中又令彌射步真俱率所部從颶千畢海道大總
管蘓海政討龜茲步真嘗欲并彌射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
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海政兵總數千懸師在彌境內遂集軍

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即無噍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克捷乃偽
稱有勅令大總管齎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諸首領由是彌射
率其麾下隨例請海政盡收斬之其後西蕃盛言彌射非反爲
步真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武太后臨朝以十姓無
主數年部落多散垂拱初遂擢授彌射子右豹韜衛翊府中郎
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令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
陸部落步真子解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押五弩
矢畢部落尋進授元慶右衛大將軍如意元年爲來俊臣誣
構謀反被害其子獻配流崖州長安三年召還累授右驍衛
大將軍襲興昔亡可汗克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漸爲
默啜及烏質勒所侵遂不取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
卒于長安阿史那者在本蕃授右屯衛大將軍與彌射
討平賀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

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尋卒其子斛瑟羅六蕃爲步利設垂拱
初授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
部落 天授元年拜左衛大將軍改封竭忠肅王可汗仍兼濛
池都護尋卒子懷道神龍中累授右屯衛大將軍光祿卿轉大
僕兼濛池十姓可汗自垂拱以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啜侵
掠死散殆盡乃隨斛瑟羅統六七萬人徙居內地西突厥阿史
那氏於是遂絕 突厥施烏管勸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
斛瑟羅下號爲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法嚴酷擁衆背之尤
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爲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
各統兵戈七千人常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
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爲隣西與諸胡國相接至庭州斛瑟羅以
部衆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徭其地並爲烏管勸所并
及卒其長子婆葛代統其衆詔便立婆葛爲金河郡王仍賜以

宮女四人初婆葛代父統兵烏管勸下部將闕曷忠節甚忌之
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在勢密遣使齎金七百兩以賂楚客
請停婆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至其境陰與
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爲婆葛遊兵所獲遂斬嘉
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上表欲索楚客頭 景龍三年婆
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導以討婆
葛婆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婆葛擒之
與婆葛俱殺之默啜兵還婆羅下部將蘓祿鳩集餘衆自立爲
可汗 蘓祿者突騎施別種也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
有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 開元三年制授蘇
祿爲左羽林衛大將軍金方道經畧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
齎璽書冊立爲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
女爲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暹爲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齎馬

千正詣安西牙市使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曰阿史那氏女豈合
宣教與吾節度使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馬經寒雪盡死蘇
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暹入爲相趙願貞代爲安西都護城
中久之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並爲蘇祿所掠而去安西僅全
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 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上御丹鳳樓
設宴時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同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
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
宴乃爲我設不合居下中書門下及百寮遂於東西幕下兩處
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施使在西安訖厚賚而遣蘇祿性尤清
儉每戰伐有功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爲
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之蘇祿
旣以二國女爲可敦又分立數子爲葉護費用漸廣旣不爲
積貯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其下諸

部心始嚮貳有大首領莫賀達于都摩度兩部落爲強盛百姓
又分爲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 二十六年莫賀達于勒兵
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于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祿
之子吐火仙爲可汗以輯其餘衆與莫賀達于自相攻擊莫賀
達于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破都摩度之
衆臨陣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
昕爲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于不許曰討于蘇祿本是我之元
謀若立史昕爲主則國家何以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
達于統衆 二十七年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上御花萼樓以
宴之仍從將吐火仙獻于太廟俄又黃姓黑姓自相屠殺各遣
使降附至德後中國多故不暇治也乾元初黑姓可汗阿多裴
羅猶能遣使者入朝大曆後葛邏祿盛居碎葉川二姓微至
臣殺於葛祿斛瑟羅餘部哈回鶻其破威有特麗勤居焉者

賊葉護餘部保金莎須衆至二十萬唐末爲諸蕃所侵部族微
弱亦常來朝貞觀後唐 天武二年其首領張慕晉等來朝貢
長興二年其首領杜阿熟來朝晉 天福六年其首領遣使薛
同海以下十七人來朝貢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
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訖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
陳吐如紇期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
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啞蘇婆那局烏護骨紇也啞於
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咄延陀啞勒兒十盤達契等
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啞眉截撥忽咄干具海昌比
悉阿嗟蘇拔也未渴達等二萬餘兵傍疑海東西蘇路羯三索
啞蔑促咄忽等諸姓啞因八千餘兵拂秣東則有恩屈阿

振九離伏嗚昏等盟反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
別總謂爲鐵勒並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凶
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掠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
羊而少馬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
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有勅勒部鐵勒蓋言訛也隋
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其稅歛又精忌薛延
陀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
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慢爲易真莫河可汗居貪汗山復
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空爲小可汗處羅既敗莫何始大馬甚
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太抵與
突厥同唯丈夫婚畢就便妻家侍產乳男然後歸此其異也
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

薛延陀

薛延陀鐵勒之別部前燕慕容時匈奴單于賀賴頭部三萬五千來降陀蓋其後與薛部

雜居因號薛延陀可汗姓壹利吐氏代為強族初蠕蠕之滅也

並屬于突厥而部中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于始畢在貪汗山

者屬于葉護其主夷男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為毗伽可汗居大

漠之北俱淪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共擊

薛延陀大敗太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

那杜爾為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

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詔幸靈州與之禮會延

陀先無府藏調斂其國且行萬里既涉沙磧無水草而羊馬多

死遂後期太宗於是停幸靈州既而稍羊馬損耗將半於是返

其使者群臣或云許公主以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

不可失信於番人宜在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

家匈奴強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中國強而北

兵千人堪擊其數萬延陀所以扶服稽顙恣我所為不

以驕慢者以新得立為君長雜居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

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各數萬足制延陀所以不敢祭

者以延陀為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今以女妻之大國子壻增崇

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更尊服之夷狄之人豈知恩義微不

得意勒兵南下所謂養獸自噬也今不與其女使命頗簡諸姓

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陀必矣既而李思擊數侵掠之延陀

復使突利失寇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之虜已出

塞而還太宗以璽書責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

太宗優詔答而止焉會毗伽可汗卒子拔灼立時王師征遼謀

入寇知有備不果拔灼性卞克好殺國人不安其貴臣阿波設

率衆與唐使者過於棘鞞東鄙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

矣衆大擾諸部遂須拔灼遁去俄為回紇所殺盡屠其宗立毗

伽昆弟子咄摩支爲可汗上言願保薛督軍山帝詔崔敦禮與李勣慰安之陰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咄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弱三萬遂滅其國咄摩支句降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後三年餘部叛以右領軍大將軍失執力思討平之永徽時延陁部亡散者悉還高宗爲置暎彈州處安之

僕骨

僕骨者鐵勒之別部習俗與突厥略同在多濫東境勝兵萬餘與同羅宿敦隣好最居北偏先臣于頡利苦頡利亂政後附薛延陁貞觀中遣使朝貢及延陁之滅也其大酋婆旬使利發歌藍伏延詣闕內附

同羅

同羅者鐵勒之別部也在薛延陁之北去長安萬七千五百

五千俗與突厥略同初臣突厥苦頡利之政亂太宗時其酋侯利發時健啜遣使內附中間無聞洎天寶初其酋帥阿布悉以萬餘帳來降處之朔方河南之地給其廩食每歲仍費緡絮數十萬段其河曲郡縣倉廩爲之空虛至十年背叛劫掠諸姓部落遂還漠北尋爲迴紇所破黨衆離散阿布思後奔葛邏祿北庭節度程千里購之以獻戮於京師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曉與落河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都波

都波者鐵勒別種南去迴紇十三日行分爲三部自相統攝結草爲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以爲糧兼捕魚射獵爲食而衣貂鹿之皮貧者緝鳥羽以爲服婚姻富者以馬貧用鹿皮及草根爲聘禮死亡以木櫃盛屍置山中或懸於樹上送葬哭泣略與突厥類莫知四時之候國無刑罰偷盜倍徵

其賊 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

拔野古

拔野古亦鐵勒之別部在僕骨東境勝兵萬其地豐草人皆殷富其酋侯利發屈利失 貞觀二十一年舉其部來降其地東北千餘里曰康干河投松木入水 二年乃化為石其色青有國人居住其人謂之康干石其松為石以後仍似松文人皆著木脚水上逐鹿以耕種射獵為業國多好馬又出鐵風俗與鐵勒同言語稍別唐 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 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幽陵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將軍即為都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因同羅叛遣鄭仁討斬其渠帥天寶間能自來朝

多濫葛

多濫葛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自古未嘗通中國延

陀已滅其酋侯斤多濫葛末與迴紇皆朝以其地為燕然都督府就授其酋世為都督

斛薛

斛薛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北境兩姓合居勝兵七千既來朝列其地為州縣

阿跋

阿跋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隋代號訶啞部是也遷徙無常所唐初來朝以地為雞田州開元中蹇跌思泰自突厥來其後光顏光進皆以戰功至大官賜姓李氏附屬籍

契苾羽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淩川多濫葛之南其酋哥楞自號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紐率其部

來歸時 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爲榆溪州 永徽四年以其部爲賀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大和中其種帳附於振武云

鞠國

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六日行至其國有樹無草但有地苔無羊馬家畜鹿如中國牛馬使鹿牽車可勝三四人人衣鹿皮食地苔其俗聚木爲屋尊卑共處其中

俞柁

俞柁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衆多風俗與拔野古同少牛馬多貂鼠

大漠

大漠國在鞠國北饒羊馬人極長大長者至丈三四尺問其國云北有骨師國共大漠相接

白雲

白雲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薛延陀保與支水冷陁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綠衣婦貫銅釧以子鈐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爲俟斤唐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爲寘顏州以別部爲居延州卽用俟斤爲刺史 顯慶五年授酋長李含珠爲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庫莫奚

庫莫奚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初爲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地今拂城郡之北其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抄魏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馬牛羊豕十餘萬魏旣入中原諸種與庫莫奚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

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文之世歲致名馬 孝文二十年入寇
安州擊走之後復款附求入塞交易許之歲常朝獻至武定以
來不絕齊時亦入貢及 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分爲五
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崑五曰室得理
饒樂水北卽鮮卑故地一名如洛環水 蓋饒樂之訛也每部置俟斤一人爲其
師隨逐水草頗同 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
其俗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其後款附至隋代號曰奚突
厥稱蕃人後亦遣使入朝奚部落並在今柳城 郡東北二千餘里唐 開元五年
二月奚首領李大酺入朝封從外生女辛氏爲固安公主以妻
之 八年大酺戮死共立其弟魯蘇爲主詔仍以固安公主爲
妻允之契丹可突于反脅奚衆附突厥魯蘇不能制奔榆關趙
合章討平之衆稍自歸 明年酋李詩部落五千帳來降以其
地爲歸義州授其首都督李詩死子延寵嗣後與契丹叛詔立

酋婁固爲都督昭信王以定其部落玄宗世八入朝獻至德
以後朝獻不絕 元和元年君梅落身入朝拜檢校司空歸成
郡王賜姓李氏然陰結回鶻韋兵犯西城振武憲宗世四朝
獻 太和四年復寇邊盧龍載義破之大中元年北部諸
山奚悉叛盧龍張仲武禽酋不燒帳落二十萬 咸通九年其
王入朝是後契丹方強奚不敢亢而舉部後屬當唐之末居陰
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
五部一曰阿蒼部二曰啜米部三曰卑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
無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趁
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上下如飛契丹阿保機疆盛室韋奚
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
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山射獵採北山麝香仁參賂契丹
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後始分爲東西夷去諸之族頗知耕種

契丹圖

契丹圖

威借邊民荒地種稼秋熟則來獲奪之山下人莫知其處農以
平底瓦鼎煮稌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李子掃刺立後唐
莊宗滅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卒子拽刺立同光以
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
為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
門以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
北歸拽次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刺與逐不魯
爾乃殺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拽刺常以兵從其後
不復見於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為西奚在琵琶川者亦為
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三百四十四

寬政戊午

